

禮記集說

三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歸安鄭元慶述

射義第四十六

疏云案鄭月錄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曰揮作弓夷牟作矢注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又虞書

曰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長樂陳氏云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
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
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
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
諸侯言賓則天子爲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
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
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
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
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是已
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楨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考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爲不足道矣京山郝氏云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爲備弋獵所以爲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爲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卿大夫士之射謂之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疏云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卽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 藍田呂氏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 嚴

陵方氏云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 石林葉氏云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然臣拜於堂下升成拜君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以序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寘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吳江徐氏云此釋二射燕飲之義 晉江周氏云明君臣之義卽燕義明君禮臣禮明長幼之序卽鄉飲酒明尊長養老

愚按此節言諸侯之射與卿大夫士之射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嚴陵方氏云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
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
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
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
焉山陰陸氏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爲正
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垛不審也
審在上亦言之法

愚按此卽下文所謂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註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狸首逸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疏云此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爲

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
采蘩皆五節鄉射注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
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
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其節之志謂天子
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
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
爲之事也 長樂陳氏云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爲
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
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二獲三容
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
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犴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
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
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
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
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
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
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
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 嚴陵方
氏云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
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前言官備後言備官前
言會時後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

備焉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焉 藍田呂氏
云騶廡官所以豢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所以阜繁
鳥獸草木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爲職唯恐庶類不繁
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
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
之官脩騶虞之官脩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矣彼苗
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獮則鳥獸蕃其息矣
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乎二官故天子之射以是
爲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
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
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膚可以聘如玉之

女匏菜兔且可以爲君子之獻也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射之爲義容體旣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桃源戴氏云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固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固名

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碍若不食生蟲不踐生草予不敢信 清江劉氏云鄭注以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傳矣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

道

愚按此卽下文所謂其節比於樂史記封禪書
袁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宏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今俗呼狸猶然然
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
寧侯故抗而射汝據此則狸首又非鵠巢之誤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云此與下二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
行能否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

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旣爲諸侯卿大夫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藍田呂氏云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意微矣嚴陵方氏云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狸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也晉江周氏云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做三項看又要相趕說不盡禮樂則不

足以數爲不盡禮樂而徒數爲亦不足以立德行然
盡禮樂而不數爲則間斷時多雖足以立德行而德
行亦不能立立德行應上觀德行及德行立而言務
焉正是以射選臣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註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一貢士

疏云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

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
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案書傳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
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
者文不具耳 藍田呂氏云天子試士於射宮以容
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
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爲然能盡射
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
土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